

“正义女神”系谱与正义的困境

王华胜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正义女神的画像最早出现于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初的正义女神并没带有后世所赋予的诸多象征物,在 12 世纪时期正义女神开始手提天平,随后宝剑也出现在正义女神的手中,蒙眼布则是到 15 世纪才出现的。人们对正义女神不断添加象征物的过程,也是对正义女神不断怀疑的过程。自己创造了正义女神,自己又不断地怀疑她,这便是人类的正义困境。

关键词:正义;正义女神;画像学;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4)03-0008-05

伴随着法治的西风东渐,蒙着双眼并手持天平宝剑的正义女神也泊来中国。于是在中国的司法文化中,出现了象征东方法律文明的神兽与象征西方法律文明的女神相互并立的奇观。尽管两者均具有神明审判的色彩,但却可解读出东西方法律文明颇为相异的文化意趣:独角的獬豸虽然象征着刚正不阿,但难免有法律工具主义的色彩,因为无论它是羊是兽,始终由人操纵;相反,正义的女神则更让人联想起法律的至上权威与公平。然而这样简单的对比容易犯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但那位持有宝剑天平的女神则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而蒙眼布则是在 15 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国人虽然已经熟知德国法学家耶林对正义女神的解读,^[1]但对这位女神的系谱尚有待去探究。由于正义的不可明确性,人们为了获得一种更为直观的正义形象,而将正义偶像化。正如正义本身“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2]一样,这位叫做“朱士提娅”(Iustitia)的女神的画像也是变幻不定的。本文对正义女神画像所进行的知识性考古,目的在于探寻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正义观念,并揭示画像变迁所折射出的人类的正义困境。

一、古罗马时期的正义神像

最早的正义女神像出现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渥大维时期。公元 12 年,为了庆祝其子提比瑞乌斯(Tiberius)远征日尔曼胜利凯旋,奥古斯都决定建立一座正义神殿。根据奥维德(Ovid)的记述,这座正义女神殿由大理石建成,神殿内摆放有正义女神像。^[3]正义神殿与神像的建成,既表明罗马正式确立了对正义女神的膜拜,也表明了罗马人已经认同提比瑞乌斯符合罗马正义的标准。在罗马法律思想中,正义既是一种分配方式,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又是一个良好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美德,具有正义美德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最高评价。早在公元前 27 年,为了表彰奥古斯都将共和国转交到元老院和人民之手,罗马人建立一块刻有正义美德的盾牌以表彰其功绩。^[3]而渥大维在其晚年建立一位新神(即正义女神)以表彰儿子的功绩,目的是在于将正义的美德与其继承人密切相联。

对于正义神殿中的这位女神,其具体模样已无法考证。我们对罗马正义女神画像的具体了解,主要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货币。在古罗马,正义女神(Iustitia)的画像多次出现在罗马货币上。现存最早的带有正义女神像的货币是提比瑞乌斯在公元 22-23 年发行的,这款硬币的正面是一位女性侧面头像,头像

的周围刻有“IUSTITA”字样。^[3]提比瑞乌斯发行这枚正义女神像可能与元老院纪念丽维亚(Livia,提比瑞乌斯之母)的法令有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庆祝正义女神殿建立10周年。在此之后,罗马货币上又陆续出现了一些其他样式的正义女神像。对于罗马货币上的众多正义女神像,西方学者巴巴拉·尼考卡(Barbara Lichocka)曾作过专门的研究,她将这些女神像分为6大类,并逐类进行了分析。不过,根据美国学者威廉(William E. Metcalf)的分析,巴巴拉所作的6种分类真正可信的只有前两种:第一种就是前面提到的提比瑞乌斯时期的侧面头像;第二种正义女神是一位坐在椅子上的女神,这在后期货币上比较常见。^[4]以哈德良(Hardrian)时期(117-138年)发行的一枚货币为例,这枚硬币的反面是一位坐着的正义女神画像,她左手拿着酒器,右手执一根权杖。这画像最初的模版是奥古斯都时期货币上的画像,^[5]只不过是画中的奥古斯都换成了正义女神而已,其它姿势与手持的物件均没有变化,至此罗马人将理想的君主与正义的美德融合在一起了。

二、中世纪正义女神的宗教色彩

(一)天平与女神的结合

罗马时期的正义女神更多是表达人们对正义的敬仰以及对统治者的颂扬,并不带有任何司法色彩。直到中世纪罗马法复兴时期,正义女神开始与司法关联,并且这一关联与天平的引入密切相关。在古罗马时期,手持天平的女神不是正义女神,而是公平(Aequitas)女神。从罗马货币上的画像来看,这位公平女神或坐或立,左手时而抱着一个丰饶角,时而拿着一片棕榈叶,但右手总提着一架天平。丰饶角和棕榈叶则象征着和平与富饶,天平的隐喻并不是司法上公平而是简单的衡量,这种公平女神完全是经济世界的商业神,^[6]跟法律毫不相干。

带有天平的正义女神像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已经无法确证,但最迟不会晚于公元12世纪。因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绘画艺术还是罗马法著作都已经将天平与正义女神结合起来,天平则隐喻着司法公正。此时的正义女神已经转变为司法裁判之神,如果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来审视,天平与司法的联系最早出现在古埃及的神话之中。在埃及《亡灵书》中,天平是作为亡灵审判的工具。在亡灵审判时,正义女神玛特(Maat)用天平来称量亡灵。天平的一个托盘里放着代表玛特的一根羽毛,另一个托盘则放着亡灵的心脏。只有当天平平衡时,才能证明亡灵无罪。^[7]而在古印度的司法实践中,天平就曾被作为审判的工具:在进行天平审判时,先将天平固定好,让两个托盘平衡。被告和一位梵学祭司都禁食一整天,并且在审判前,被告要在圣水中洗浴,并举行一个献祭仪式。仪式完毕,被告被放在托盘上称量。被告走下托盘后,主持审判的梵学祭司会俯在托盘前念一些咒语,并在一张纸上记下起诉的内容,然后将这张纸绑在被告头上。几分钟后,再将被告放在天平上称量,如果这次比前次重,则判被告有罪;如果轻于上次,就是无罪;如果这次与上次一样,则必须再称一次。^[8]可见,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显示了一种神明审判。

也许是因为以上文化的影响,在基督教文化中天平也具有公平裁判的喻义。比如《旧约圣经》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把我放到天平上称量,上帝就会知道我的正直”^[7],也正因为如此,中世纪出现的正义女神往往带有宗教色彩,天平也是作为最后审判的工具出现的。以12世纪出现的一件以“最后审判”为主题的珐琅瓷三联画为例,画中的正义女神就手提一架天平,女神身后刻着“IUSTITIA”字样表明了她的身份。不过,以正义女神为“最后审判”主角的画像并不常见,常见的多是手持天平的大天使米切尔(St. Michael),这一画面最为典型的作品当是15世纪荷兰画家汉斯蒙林(Hans Memling)以最后审判为主题的一副三联画。在这幅画中,米切尔用天平对亡灵进行称量后,再分别将他们引入天堂或打入地狱。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场景与古埃及的亡灵审判极为相似。

中世纪的正义女神与罗马法的复兴也存在很大的关联,例如12世纪初期有部叫《法学争论问题集》的法学

著作,其作者在序言中给我们描绘了他在一座小山的丛林中所偶然发现的正义神殿。他看到理性神、正义神、公平神和六位美德神居住在一起。理性女神居于正义女神的头上方,正义女神的小女儿公平女神躺在母亲的怀里,试图让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保持平衡。正义女神的其他几位女儿——六位美德女神像侍卫一样环绕在正义女神的周围。^{[9]108}很明显,这位注释法学者所描绘的正义女神殿无疑是受罗马正义女神殿的启发,正义包含六种美德的观点则完全来自于西塞罗;理性居于最高位置,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的传播以及理性主义复兴的反映;将公平和其他美德视为正义女神的女儿显然是受到亚里士多德将正义视为一切美德的总和有关。根据学者康托洛维奇(Ernst H. Kantorowicz)的解读,这里的“理性”代表的是自然法,实际上等同于神法,“公平”无疑是属于实在法领域,“正义”居于中间的位置,为二者所分享,但又不同于二者。可以确信,“正义”既是每一次判决、每一个国家、每项人类制度的目标,同时也是对它们的终极检验。“正义”还具有一个仲裁者的功能,调和着神法和人法、“理性”与“公平”。^{[9]110-111}由于正义女神这种最终检验者和仲裁者的身份,将天平授予给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天平是最公正的检验者与裁断者。

天平的出现,实际上是将正义女神可能出现的人性倾向彻底排除。基督(或者玛特)固然是公正的,基督亲自作为法官不会导致不公,所以有些《最后审判》的画像只将基督作为最后审判的法官,因为我们无须去怀疑基督的公正品质。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种判决的公正性则完全依赖于人们对审判者内在品质的推定和信赖,而这种内在的品质只能依靠我们的信仰而不能靠我们的肉眼来见证。然而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天平不会因个人的喜怒爱憎而发生偏差,它可以将人类的情感排除在外。因此,将天平引入最后的审判,使审判的过程增添了看得见的仪式化程序,从而增加了人们对公正的信赖。在天平面前,无论是正义的玛特还是万能的基督都只是一个监督者和旁观者,人类的善恶美丑会在天平面前显露无疑。尽管天平的引入在结果上与基督的审判并无二异,但是它可以排除人们的怀疑。没有天平的正义女神,犹如亲自审判的基督,即便结果也是公正的,但是其过程却不完美。

(二)宝剑的出现与意义

正义女神何时开始手持宝剑?这一问题同样难以考证,但至迟是在 14 世纪,因为那时持剑的正义女神已经在锡耶那(Siena,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市政厅的壁画中出现了。这个系列壁画由《好政府》《好政府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坏政府及其影响》三部分构成,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锡耶那派画家罗瑞恩泽提(Ambrogio Lorenzetti, 1290-1348)所作。在《好政府》这幅壁画中,右边部分是以一个代表“好政府”的老者为中心,在其两侧坐着六位美德女神,老者头上飞着三个带翅膀的美德神。在描绘被美德神簇拥的“好政府”的形象时,罗瑞恩泽提典型地采用了“最后审判”构思,老者类似于最后审判中的上帝的形象。^[10]左边是以正义女神为中心,这一画面与《法律争论问题集》所描述的“正义女神殿”有相似之处,也添加了 14 世纪后注释法学派的法理学。^[11]正义女神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天平,天平两边的托盘里各坐着代表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的小神。除此之外,《好政府》中还有一位持剑的正义女神,这位正义女神处于六位美德女神之列,左手拿着一把锋尖向上宝剑,腿边放着一颗人头。根据西方学者考证,正义女神的宝剑是中世纪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日耳曼特征。^[12]

宝剑的出现似乎与世俗政权的兴起有关,反映出世俗政权通过政治力量来维持正义的愿望。随着世俗王权与城市政权的兴起,每个时期统治者都在延续着古罗马的传统,将自己与正义相联。所有的主权者都会声称,他们的统治是符合正义的,他们的暴力都是以正义的名义来行使的。十三世纪的皇帝弗瑞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在一座凯旋门的刻画中,将国王置于正义女神之上,以表明正义是其统治的基础。同时,对于社会民众来说,他们也期盼统治者具有正义的品质。既然正义与世俗政权密切相联,正义的维系必然需要一种世俗的力量。正义不仅要求公平的裁判,而且要求赏罚分明。只有天平的正义女神此时已经难以满足这种需要了,于是在《好政府》的壁画中,一位正义女神用天平来进行正义的分配与交换,另一位正义女神则用宝剑来惩罚邪恶。正如《最后审判》画像中的大天使米切尔,用天平进行裁断,

用长剑将作恶者打入地狱。

三、蒙眼女神的隐喻及其变迁

然而,现实的生活与人们的想象有时恰恰相反,将自己等同于正义,手挥长剑的统治者往往不是用它来惩罚邪恶而是滥杀无辜,他们以正义的名义所从事的事业有时恰恰与正义背道而驰。针对诸多不正义现象,人们开始哀叹正义女神或许是被蒙蔽了双眼。

早期的正义女神是不蒙眼的,“蒙眼布第一次出现是在 1494 年名为《愚人船》(Ship of Fools)一书的木刻插图画面。”^[13]在这幅插图本刻画中,坐着的正义女神尽管仍然是一手提天平,一手举着宝剑,但是站在其身后的老妇人却正在将一块蒙眼布蒙住女神的双眼。其喻义与后世的解读刚好相反,代表的是对正义的愚弄与不公。正如文中的注解所说:“蒙住正义的双眼,对法律进行玷污。”^[14]因为“蒙眼在传统上总是和愚笨以及不理智相联系的(例如蒙眼的丘比特),或者是代表不正当”。^[15]²⁰大约到了 16 世纪 30 年代,蒙眼布的喻义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这个形象似乎已经失去了其讽刺含义,蒙眼已经转化为在法律面前公正和衡平的积极象征”^[15]²⁰。蒙眼意义发生的逆转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古埃及的文化传统影响,另一个是宗教改革。在古埃及的文化传统中,法官常被描述为瞎子或无手,蒙眼像天平一样意味着中立而不是无助。另外在中世纪基督教画像中,犹太教堂的象征物多是以盲眼形象出现的,以象征犹太教对神启的抑制。然而,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肖像上的宗教改革认真地汲取了希伯来人禁止偶像的戒令(摩西十戒第二条),蒙眼这种卑微的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现在蒙眼的形象成为一种美德,以抑制奥古斯丁所说的眼欲(lust of the eyes)。^[15]²¹既然蒙眼的象征意义发生了重大逆转,那么蒙眼的正义女神也不再是讽刺,反而成为女神避免外貌上的诱惑、形成公正判决的保证。而这种蒙眼的正义将中世纪的私人司法和封建司法中的个人主义抛在脑后,恰好体现了这一时期新兴的城市市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于是在欧洲许多城市新建的市民广场上,众多蒙眼的正义女神雕像被竖立起来。^[15]²⁴

蒙眼的正义女神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正义女神是拿着天平与宝剑的,如果她被蒙蔽了双眼,又如何能看清手中的天平,如何保证其宝剑不会误伤无辜之人呢?为了清除这样的困惑,有些人开始赋予正义女神类似朱诺(Janus)门神那样的两面脸,一面审慎地注视着天平,一面则被蒙蔽着双眼。^[16]然而这种两面神的做法并不流行,因为它使得正义女神的面貌复杂化了,女神也因此而缺乏美感。为了解决因蒙眼布而带来的困惑,在 19 世纪后期,一种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开始兴起,这种复古主义在北美最为突出,其最大特点就是抛弃了蒙眼布,恢复女神的本来面目。例如,内华达州斯托瑞县委员会就曾于 1877 年为县法院定制了一座不蒙眼的正义女神像。还有建于 1888 年的俄勒冈州本顿县法院的正义女神,建于 1904 年加利福尼亚州 Riverside 县法院的正义女神,建于 1907 年伦敦老贝利的正义女神。根据美国学者统计,这一时期仅北美和英国类似不蒙眼的正义女神至少超过 20 个。^[17]之所以不用蒙眼布是因为在这些创作者看来,正义女神本来就没有蒙眼布,加上蒙眼布纯属多此一举。

四、正义的困境

的确,如果正义女神真的是绝对的公正,又何须将她蒙眼?天平、宝剑、蒙眼布都是后人根据自己对正义的理解而添附在正义女神之上的。换个角度来说,给正义女神不断添加象征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正义女神不信任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人们为了信仰正义,创造了一个无比正义的正义之神,可是一旦这位正义之神被创立出来之后,人们又表现出对她的不信任。人们给了她一个天平,希望她能以外在天平而不是以其内在的良心来进行裁断;人们又给女神一把世俗的宝剑,竟不相信神灵所

具有的无形威力;人们又给女神蒙上双眼,竟然相信女神会因外在的诱惑而影响其公正。如果女神真的是正义的神灵,又何须如此众多的限制?如果需要对其进行如此众多的限制,我们不禁疑惑,这究竟是个凡夫俗子还是个正义的神灵?为了信仰正义,我们创造了正义之神,假想她是刚正不阿的正义化身。为了追求正义,我们又在怀疑她,又把她想象成平凡之人。我们希望得到正义,可是我们又难以信任会给我们带来正义的人,这便是人类的正义困境,正如现代法治的困境一样:出于对人性的怀疑我们需要法治,可是施行法治我们不得不依靠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许永远没有完美的答案。而正义女神的变迁至少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即便司法者具有神一样的品质,我们也不能因此放弃对他的警惕,我们仍然需要制度化的程序以确保司法过程的公正。

参考文献:

- [1]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
- [2]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 [3]LOTT J B. An Augustan sculpture of August Justice[J].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1996,113: 263-270.
- [4]METCALF W E. Lichocka;Iustitia sur les monnaies Imperiales Romaines[J]. Gnomon. 49. Bd,1997(4): 427-429.
- [5]FISHWICK D. 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 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M]. Leiden: BRILL, 2004:241-242.
- [6]NORENA C F. Imperial ideals in the Roman West: representation, circulation, pow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6.
- [7]WHITE J E M. Ancient Egypt: its culture and history[M]. Toronto: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1970:38-39.
- [8]GILCHRIST J P. A brief display of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ordeals[M]. London: Sams, 1821:9.
- [9]KANTOROWICZ E H.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0]PAOLETTI J T, RADKE, G M. Art in Renaissance Italy[M].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5:116.
- [11]RUBINSTEIN N. Political ideas in Sieneese art: the frescoes by 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addeo di Bartolo in the palazzo pubblico[J].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58(3/4): 179-207.
- [12]KANTOROWICZ H. Studies in the Glossators of the Roman Law: newly discovered writings of the twelfth century[M].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186.
- [13]COLOMB G G. Designs on truth: the poetics of the Augustan mock-epic[M].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Press, 1992:50.
- [14]BRANT S. The ship of fools[M]. Alexander Barclay, trans. New York: D. Appleton, 1874:48.
- [15]DOUZINAS C, NEAD, L. Law and the image: the authority of art and the aesthetics of law[M].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16]MILLER W I. Eye for an ey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1.
- [17]JAMES R M. Temples of justice: county courthouses of Nevada[M]. Nevada :The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4:139.

The Genealogy of Goddess of Justice

WANG Huasheng

(Law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icon of Iustitia appeared in the reign of Augustus in ancient Rome. At first, she did not have as many tokens as she does today. In the 12th century, the balance appeared in Iustitia's hand, then the sword, and the blindfold came around the 15th century.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se tokens appear one by one indicates people's suspicion of Iustitia's holy nature. People create a Goddess of justice, but can not help suspecting her. This is the dilemma of human justice.

Key words: justice; goddess of justice; iconography; judicial impartiality

(责任编辑:董兴佩)